

舊五代史

一二

舊五代史卷七十五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高祖紀第一

晉書一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姓石諱敬瑭太原人也本
衛大夫碯漢丞相奮之後漢衰關輔亂子孫流汎西裔
故有居甘州者焉四代祖璟以唐元和中與沙陀軍都
督朱耶氏自靈武入附憲宗嘉之隸爲河東陰山府裨
校以邊功累官至朔州刺史天福二年追尊爲孝安皇
帝廟號靖祖陵曰義陵祖妣秦氏追諡爲孝安元皇后
三代祖郴早薨贈左散騎常侍追尊爲孝簡皇帝廟號

肅祖陵曰惠陵祖妣安氏追諡孝簡恭皇后皇祖諱翌
任振武防禦使贈尙書右僕射追尊孝平皇帝廟號睿
祖陵曰康陵祖妣米氏追諡孝平獻皇后皇孝諱紹雍
案原本作詔雍今從五代會要改正番字梟振雞善騎射有經遠大畧事

後唐武皇及莊宗累立戰功與周德威相亞歷平洛二
州刺史薨於任贈太傅追尊爲孝元皇帝廟號憲祖陵
曰昌陵皇妣何氏追諡孝元懿皇后帝卽孝元之第二
子也以唐景福元年二月二十八日生於太原派陽里
時有白氣充庭人甚異焉及長性沈澹寡言笑讀兵法
重李牧周亞夫行事唐明宗爲代州刺史每深心器之

因妻以愛女唐莊宗聞其善射擢居左右明宗請隸大

軍從之後明宗從莊宗征行命帝領親騎號三討軍

案歐

陽史作左射軍

倚以心腹天祐十二年莊宗併有河北之地開

府於鄴梁遣上將劉鄩以兵五萬營於莘十三年二月
鄩引兵突至清平薄於城下莊宗至自甘陵兵未陣多
爲鄩所掩帝領十餘騎橫槊深入東西馳突無敢當者
卒全部伍而旋莊宗壯之拊其背曰將門出將言不謬
爾因頗以器帛復親爲啗酥當時以爲異恩由是知名
明年鄩兵陣於莘之西北明宗從莊宗酣戰久之塵埃
四合帝與明宗俱陷陣內帝挺身躍劍反復轉鬪行數

十里逐鄆於故元城之東是日鄆軍殺傷過半十五年唐軍拔楊劉鎮梁將賀瓌設伏於無石山明宗爲瓌所迫帝爲後殿破梁軍五百餘騎按轡而還十二月莊宗與梁軍大戰於胡柳陂眾號十萬總管周德威將左軍雜以燕人前鋒不利德威死之莊宗率步眾五千固守高陵以避敵之銳明宗獨完右廣伏於土山之下顧謂帝曰梁人首獲其利旌旗甚整何計可以挫之帝曰臘後寒如此出手墮指彼多步眾易進難退莫若啜構飲水徐而困之且超乘徒行其勢不等一擊而破期在必勝明宗曰是吾心也會日暮梁軍列於平野五六萬人

爲一方陣麾游騎以迫唐軍帝曰敵將遁矣乃請明宗
令士整冑寬而羅之命左射軍二百人鳴矢馳轉漸束
其勢以數千騎合之迨夜旌旗皆靡而一角先潰三面
踵之其牙竿相擊若火爆之聲橫屍積甲不可勝計由
是梁人勢削莊宗進營德勝渡十八年十月又從明宗
戰梁人於德勝渡敗其將戴思遠殺二萬餘人十九年
戰胡盧套唐軍稍卻帝睹其敵銳拔劍闢道肩護明宗
而退敵人望之無敢襲者二十年十月從明宗觀梁人
之楊村寨部曲皆不擐甲俄而敵出不意以兵掩明宗
刃將及背帝挾戰戟而進一擊而凶酋落馬者數輩明

宗遂解其難是歲莊宗卽位於鄴改元同光遣明宗越河懸軍深入以取鄆鄆人始不之覺帝以五十騎從明宗涉濟突東門而入鄆兵來拒帝中刃翼明宗羅兵通衢巖然不動會後騎繼至遂拔中城以據之旣而平汴水滅梁室成莊宗一統集明宗大勲帝與唐末帝功居最莊宗朝官未顯者以帝不好矜伐故也唯明宗心知之同光四年二月趙在禮據鄴爲亂朝廷遣元行欽招之不下羣議紛然以爲非明宗不可莊宗乃以明宗爲統帥時帝從行至魏諸軍有變叩馬請明宗帝河北明宗受霍彥威勸將自訴於天子遂佯諾諸軍亦恐事不

果而散者甚眾明宗所全者唯常山一軍而已西次魏縣帝密言於明宗曰猶豫者兵家大忌必若求訴宜決其行某願率三百騎先趨汴水以探虎口如遂其志請大軍速進夷門者天下之要害也據之可以自雪安有上將與三軍言變他日有平手乎危在頃刻不宜恬然明宗至相州遂分驍騎三百付之遣帝由黎陽濟河自汴西門而入因據其城及明宗入汴莊宗親統師亦至城之西北五里登高歎曰吾不濟矣由此莊宗從兵大潰來歸明宗明宗尋遣帝令率兵爲前鋒趨汜水關俄而莊宗遇內難而崩是月明宗入洛嘉帝之功自總管

府都校署陝府兵馬留後明宗卽位改元天成五月加
帝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充陝州保義軍節度使歲末期
而軍民之政大治焉二年二月加檢校太傅兼六軍諸
衛副使進封開國伯增食邑八百戶是月帝赴闕以倅
六軍諸衛事故也四月加食邑八百戶實封一百戶旌
爲政之效也十月明宗幸汴以帝爲御營使車駕次京
水飛報汴州節度使朱守殷叛明宗命帝董親軍倍道
星行信宿及浚城一戰而拔之尋以帝爲宣武軍節度
使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兼六軍諸衛副使進封開
國公加食邑五百戶賜耀忠匡定保節功臣四月車駕

還洛制加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興唐尹鄴都
留守天雄軍節度使五月丁未加駙馬都尉長興元年
二月明宗南郊禮畢加檢校太尉增食邑五百戶尋詔
歸任時鄴都繁富爲天下之冠而土俗獷悍民多爭訟
帝令投函府門一一覽之及踰年盈積凡案滯於獄者
甚眾時論以此減之九月東川董璋叛朝廷命帝爲東
川行營都招討使兼知東川行府事十月至自魏博董
眾西征二年春以川路險艱糧運不繼詔班師四月復
兼六軍諸衛副使六月改河陽節度使仍兼兵柄是時
秦王從榮奏伏見北面頻奏報契丹族帳近塞吐渾突

厥已侵邊地戍兵雖多未有統帥早宜命大將一人以
安雲朔明宗曰卿等商量從榮與諸大臣奏曰將校之
中唯石敬瑭康義誠二人可行帝素不欲爲禁軍之副
卽奏曰臣願北行明宗曰卿爲吾行事無不濟及受詔
不落六軍副使帝復遷延辭避十一月乙酉明宗復謂
侍臣曰雲州奏契丹自幽州移帳言就放牧終冬不退
其患深矣樞密使范延光奏曰已議石敬瑭與康義誠
北行然其定奪卽在宸旨帝奏曰臣雖不才爭敢避事
但進退惟命明宗曰卿爲吾行甚叶眾議由是遂定丁
亥加兼侍中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兼大同振

武彰國威塞等軍藩漢馬步軍總管改賜竭忠匡運寧國功臣翌日宴於中興殿帝捧觴上壽因奏曰臣雖微怯惟邊事敢不盡其忠力但臣遠違玉階無以時申補報帝因再拜告辭明宗泣下霑衿左右怪其過傷果與帝因此爲訣遂不復相見矣十二月明宗晏駕帝聞之長慟若喪考妣應順元年正月閔帝卽位加中書令及增食邑帝性簡儉未嘗以聲色滋味輒自宴樂每公退必召幕客論民間利害及刑政得失明而難犯事多親決有店婦與軍士訟云曝粟於門爲馬所食而軍士懇訴無以自明帝謂鞠吏曰兩訟未分何以爲斷可殺馬

剗腸而視其粟有則軍士誅無則婦人死遂殺馬馬腸
無粟因戮其婦人境內肅然莫敢以欺事言者三月移
鎮常山所歷方鎮以孝治爲急見民間父母在昆弟分
索者必繩而殺之勤於吏事廷無滯訟常山屬邑曰九
門有人鬻地與異居兄議價不定乃移于他人他人須
兄立券兄固抑之因訴于令令以弟兄俱不義送府帝
監之曰人之不義由牧長新至教化所未能及吾甚愧
焉若以至理言之兄利良田弟求善價順之則是沮之
則非其兄不義之甚也宜重笞焉市田以高價者取之
上下服其明及岐陽兵亂推潞王爲天子閔帝急詔帝

赴闕欲以社稷爲託閔帝自洛陽出奔於衛相遇於途
遂與閔帝迴入衛州時閔帝左右將不利於帝帝覺之
因擒其從騎百餘人閔帝知事不濟與帝長慟而別帝
遣刺史王弘贇安置閔帝於公舍而去尋爲潞王所害
帝後長以此愧心焉清泰元年五月復授太原節度使
北京留守充大同振武彰國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
二年夏帝屯軍於忻州朝廷遣使送夏衣傳詔撫諭後
軍人遽呼萬歲者數四帝懼斬挾馬將李暉以下三十
餘人以徇乃止三年五月移授鄆州節度使進封趙國
公仍改扶天啟運中正功臣尋降詔促帝赴任帝心疑

之乃召僚佐議曰孤再受太原之日主上面宣云與卿
北門一生無議除改今忽降此命莫是以去年忻州亂
兵見迫過相猜乎又今年千春節公主入覲當辭時謂
公主曰爾歸心甚急欲與石郎反耶此疑我之狀固且
明矣今天子用后族委邪臣沈湎荒惑萬機停壅失刑
失賞不亡何待吾自應順中少主出奔之日覩人情大
去不能扶危持顛憤憤于方寸者三年矣今我無異志
朝廷自啟禍機不可安然死於道路况太原險固之地
積粟甚多若且寬我我當奉之必若加兵我則外告鄰
方北搆強敵興亡之數皎皎在天今欲發表稱疾以俟

其意諸公以爲何如掌書記桑維翰都押衙劉知遠贊
成密計帝遂拒末帝之命朝廷以帝不奉詔降旨削奪
官爵卽詔晉州刺史北面副招討使張敬達領兵圍帝
於晉陽帝尋命桑維翰詣諸道求援契丹遣人復書諾
之約以中秋赴義玉堂閒話晉祖在并部嘗從容謂賓
佐云近因晝寢忽夢若頃年在洛京
時與天子連鑣于路過舊第天子請某入其第某遜讓
者數四不得已卽促轡而入至廳事下馬升自阼階西
向而坐天子已馳車去矣其夢如此羣僚莫敢有所答
是年冬果有鼎革之事蓋晉祖懷不軌之志久矣故託
夢以惑眾也
遼史太宗紀云七月丙申唐河東節度
使石敬瑭爲其主所討遣趙瑩求救時趙德鈞亦遣使
至河東復遣桑維翰來告急遂許
興師八月庚午自將以援敬瑭
六月北面招討指揮
使安重榮以部曲數千人入城七月代州屯將安元信

率一軍與西北面先鋒指揮使安審信引五百騎俱至

八月懷州彰德軍使張萬迪各率千餘騎來降是月外

眾攻我甚急帝親當矢石人心雖固廩食漸困九月辛

丑契丹主率眾自雁門而南旌騎不絕五十餘里

遼史九月

丁酉入雁門戊戌次忻州己亥次太原

先使人報帝云吾欲今日便破賊

可乎帝使人馳告曰皇帝赴難比要成功賊勢至厚可

明旦穩審議戰未爲晚也使未達契丹已與南軍騎將

高行周符彥卿等合戰時張敬達楊光遠列陣西山下

士未及成伍而行周彥卿爲伏兵所斷捨軍而退敬達

等步兵大敗死者萬人是夜帝出北門與戎王相見戎